

宜蘭地區的語言分佈與語言地盤的變遷*

洪惟仁

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教授

摘 要

本文目的在呈現宜蘭各種語言之分佈並追溯其語言地盤之變遷。本文所附語言地圖呈現的當代語言分佈狀態是以本人以 2005 年至 2009 年之間所進行的實地田野調查為基礎，參考近年來所發表的語言調查成果所繪製，代表的是當代宜蘭老年層的語言使用狀態。本文並試圖追蹤宜蘭語言競爭的歷史，語言地盤的變動，為語言分佈之所以然提出歷史的解釋。

關鍵詞：語言地理學、宜蘭、語言分佈

* 本研究是國科會自 1988 年以來將近二十年不斷的資助所進行的台灣語言方言調查計畫成果之一。本文初稿於 2009/03/23 在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台灣語言方言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發表，感謝特約討論人簡月真教授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

壹、前言

台灣最早的語言分布地圖是小川尚義在《日臺大辭典》(1907)附錄的一張〈台灣言語分布圖〉(見圖1),它是整個台灣的語言分布圖,但只有閩南語分爲漳州腔、泉州腔,客語與南島語不細分方言。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1935)中所附的〈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見圖2),標示著12種「生番」、3種「化番」、6種「熟番」,共21種南島語,但不再細分方言。不過Kanakanabu和Saaora屬於南鄒語,在這裏卻獨立分爲三種語言,各有分佈區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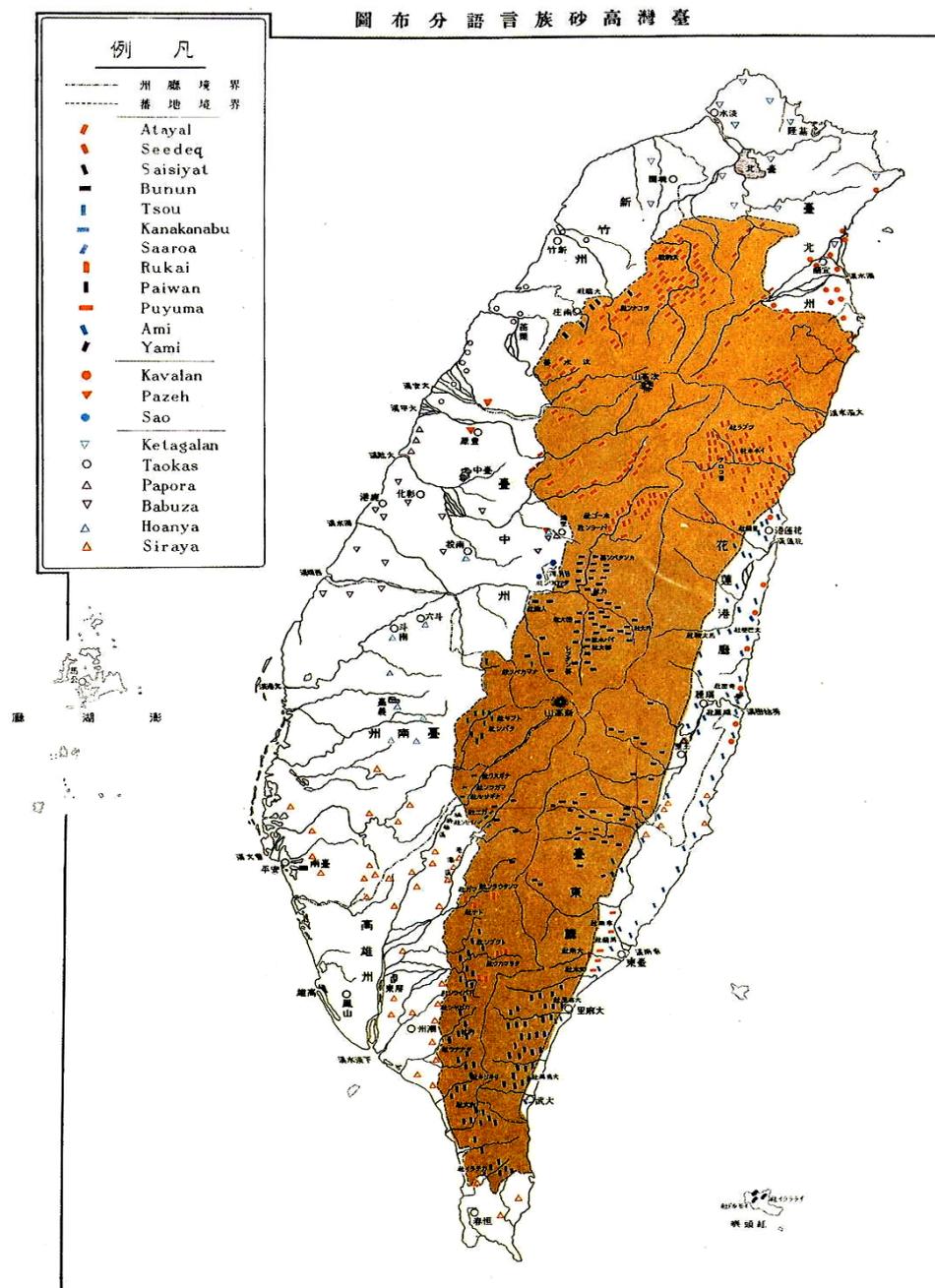
南島語最詳細的語言地圖是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1935)《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詳細紀錄台灣平埔族以外的南島民族的系屬、遷徙、語言,第二冊所附五張台灣南島語分佈圖,以地形圖爲底,詳細地標示著所有的南島語部落精確的所在位置。不但語言有精確的分類,即不同的方言也都有清楚的標示,可以說是有史以內最精確的語言地圖。

這幾張日治時代所繪製的語言地圖不但地理位置相當準確,並且所繪製的語言、方言分布狀態也相當精確,非常難能可貴。

但是1907的地圖是比較宏觀的地圖,因爲語言調查資料不足、所參照的行政區域太大、語言分佈與祖籍分佈的混淆,細節的錯誤在所難免,必須重新調查、考證才可利用。而且經過一個世紀,台灣的語言、方言分布狀態已經有所改變,語言方言的分類理論、地圖繪製技術也有所改進,必須重新繪製。

一百年之後的今天,台灣不論在經濟上、學術上都比當時的條件佳,我們沒有理由不能繪製比小川尚義(1907)更精細的語言方言分佈地圖。可惜戰後製作的語言地圖在1990年代以前,沒有任何一張地圖能夠超越前人。

¹ 從譜系學的觀點來看,南鄒和北鄒具有親屬關係,因此被稱爲鄒語群(Tsou),但李壬癸也指出南鄒和北鄒在構詞法和句法的差異性很大,是否真正屬於鄒語群,學者仍有不同意見。但南鄒的兩種語言顯然相當接近(李壬癸,1999:72),所以要分的話只能把鄒語分爲南鄒、北鄒兩種語言。



資料來源：小川尚義、淺井惠倫（1935）。

圖 2 台灣高砂族言語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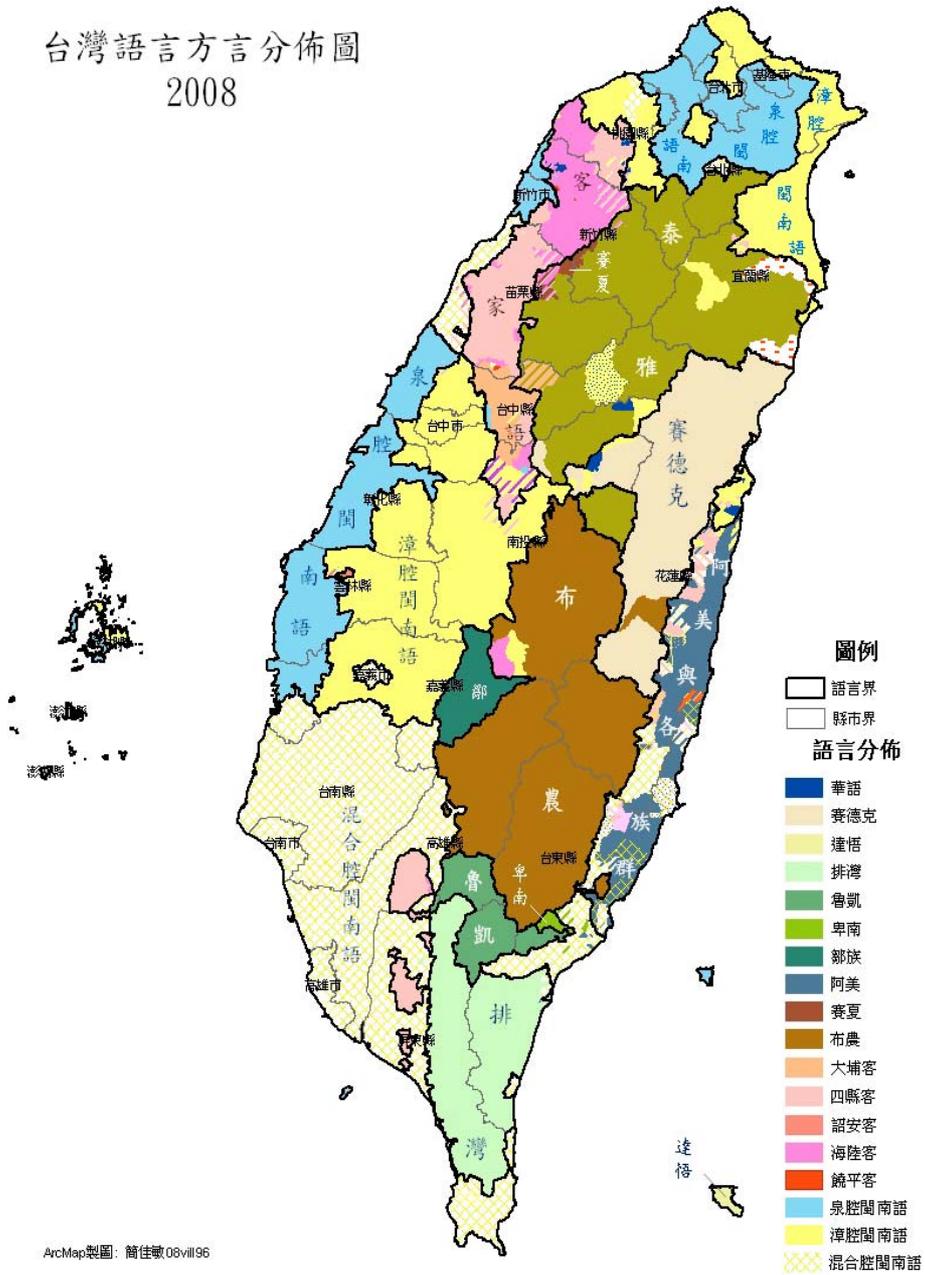
基於此，洪惟仁自 1985 年 2 月起以個人力量開始對台灣各地閩南語、及閩南語區內的福建客語進行調查，並將其調查經過及簡要的調查成果陸續在各種刊物發表，後來輯為《台灣方言之旅》（1992）出版，成為台灣閩南語及客語方言調查的一個簡要報告。該書所收〈台灣漢語方言之分佈及諸語言之競爭力分析〉（1992：67-107）一文對全台灣的方言類型與分佈做了概要性的描寫，書末附錄了作者依據調查資料所繪的〈台灣漢語方言地圖〉、〈台北地區方言分佈圖〉，這兩張地圖雖然簡單，卻是戰後第一次根據實際的調查資料繪製的台灣漢語方言分區圖，而後者對於閩南語次方言分布有精細的描繪，嘗試著比較微觀的研究。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即今語言研究所的前身，自 1988 年 3 月起至 1996 年 7 月止，前後九年間，在國科會的資助下，斷斷續續進行了六年多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這是台灣方言學研究史上最大型的地理方言學調查，計劃一直由龔煌城先生擔任主持人，實際進行調查者以洪惟仁為主，負責大部分方言點的調查工作。此一研究以閩南語為主，是本研究的領航研究（pilot study）。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洪惟仁對於台灣的語言、方言分布繼續進行調查。「台灣閩南語地理方言學研究」（2002-2004）及「台灣地區語言方言分區與分佈調查」（2005-2007）兩個國科會計畫對於台灣的語言方言分布進行村以下的精細調查，並利用 ArcView GIS 軟體及勘輿地圖村里圖層繪製地圖。圖 3〈台灣語言方言分佈圖〉可以說是這一連串計畫的成果之一。

2008 年開始的「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與移民史關係調查研究」國科會計畫一方面延續「台灣地區語言方言分區與分佈調查」計畫（2005-2007），繼續尚未調查完成的部分，對於已調查的部分加以更精細的修正，包括方言區的細部調整；一方面對語言或方言的分佈現狀進行歷史學的解釋，嘗試跨領域的研究方向。不但把語言學和地理學連結起來，更與移民史、族群遷徙史研究連結起來。

台灣語言方言分佈圖 2008



資料來源：洪惟仁（2009）。

圖 3 台灣語言方言分佈

除本人之外，對於語言分佈進行精細調查的學者是鄭錦全團隊所進行的家戶調查，已完成的地區有新竹縣新豐鄉，雲林縣崙背鄉、二崙鄉等，其他客家鄉鎮的調查也陸續在進行中。

本文針對宜蘭縣部分所有的語言方言分布作一個調查報告，並企圖就當時的語言分佈狀態進行歷史的解釋。

貳、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動機

小川尚義（1907）以來，所有台灣的語言地圖研究的精細度都只能達到鄉鎮層級以上，村里級以下的分佈情形不能完全反映出來。可以說過去台灣語言地理學的調查，除了鄭錦全團隊的微觀調查之外都不夠精細。

本研究採取折衷的作法，把精細程度降低到村里以下，但不精細到家戶以下。我們認為，宏觀的研究需要微觀研究做基礎，否則宏觀也即成粗略；但太微觀的研究不但困難度高，且可能流於瑣碎。我們的目的是以有限的經費，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全台灣的語言、方言的地理分佈調查。本研究的目標有四：

- （一）以更精確有效的調查方法紀錄台灣地區的語言分佈，精細的程度達村里以下，本文的討論範圍限於宜蘭縣部分；
- （二）採用 GIS 軟體，村里級圖層，更準確地繪製本區的語言分佈地圖；
- （三）呈現當前的語言分佈，比對傳統的語言地圖，了解本區語言分佈的變化；
- （四）參照土地開發與民族遷徙的歷史，進行語言地理學的以及語言社會學的歷時分析，對語言分佈的實況提出解釋。

二、調查的方法與過程

如前所述，前人的語言地圖精細度頂多到鄉鎮層次。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研究採取實地調查，並把調查範圍縮小到村里以下的自然庄或社。調查時間自2005年起至2010年陸續進行。

(一) 實地調查

本研究所繪製的地圖都重新進行實地調查，所以需要這麼做的理由有幾個：

1. 如前所述，過去的語言方言分區地圖，所根據的行政區域只到街庄，不夠精細，本文希望把精細度提高到村里層次，因此必須重新調查。
2. 族群是會移動的，語言會改變、方言也會融合，因此語言或方言的分佈區隨時在變動，其實況如何不能不做實際的調查。即使我們信任日治時代地圖的精確性，這些地圖出版至今也已經一百多年或七十幾年，語言的地理分布不可能沒有改變，語言或方言不會沒有變化，語言的消長或變化所產生的屬性不能沒有修正。
3. 既然每一種調查研究都有限制，當我們能夠突破限制而進行更精細的研究時，對於前人研究的疏漏就可以做修正或補充。比如小川尚義(1907)地圖雖然詳細標示了漳州話、泉州話、客家話，但沒有標示方言分區，這是因為當時方言的研究還不夠精細的緣故。經過近百年來的研究，我們對於漢語方言的分類已經有深入的調查研究，可以繪製精細的閩南語或客語的方言或次方言分佈圖。雖然如此，因為宜蘭的閩南語或客語都相當單純，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沒有辦法呈現在本文中。
4. 前人的語言調查，族群調查報告，乃至報章雜誌、網路資料，通常只著眼於其存在，比如那裏有賽夏族，那裏有泰雅族，那裏有客家人。這些報告或報導大概是可信的，問題是這些族群講什麼

話，人口數及其所佔比例多少，無法確定，因此對於我們的語言地圖繪製沒有提供完全的資訊，因此必須重新調查。

5. 語言分佈史的重建是另一個課題。李壬癸的研究對於南島語分佈的歷史做出傑出的貢獻。李壬癸的〈台灣南島民族遷移圖〉（1999 附圖，2004b 彩色單張地圖）就是一種歷史重建的地圖。但近百年來平埔族的漢化以及日治末期以來原住民部落不斷遷村，造成語言地盤的調整，必須有更細緻的研究。這種歷時的研究是今後台灣語言地理學必須努力的方向。本文是台灣語言分佈史研究的初步嘗試。
6. 台灣的漢語方言調查其實已經相當精細了，但是過去的調查絕大多數都是傳統方言學的紀錄，傳統方言學主要的興趣在語言形式，對於與語言地理學直接相關的方言分類與分佈，興趣不大。因此傳統方言學的調查只能提供本研究參考，至於地理方言學所需要的資訊量相當龐大，必須從頭調查。

（二）本研究的調查方法

本研究的方法考慮兩個限制，一是語言調查精細度的設定，一是調查時間的限制。這兩個問題是相關的。鄭錦全團隊的逐戶調查、GPS 定位的方法固然很好，但需要極大的人力、資金、時間，不是我們的能力所能完成，也不是我們的目的。衡量實際的條件，我們只能在宏觀與微觀兩個極端中取得折衷，把調查範圍縮小到自然庄或部落。

變動不居是語言的本性，語言或方言的調查必須掌握時效性。語言調查的時間如果超過 20 年，語言分佈狀況以及語言方言屬性可能發生非常大的變化；如果我們做得太精細，那麼整個台灣的語言狀況可能要幾百年才做得完，過份精細的調查方法緩不濟急。

我們採用「實地下鄉、間接觀察」的方法進行調查，即親自到各鄉鎮詢問鄉長、鄉民代表、民政課、戶政事務所、警察派出所、村長、村幹事

或地方文史工作者等，他們對於地方的事務有長期的參與，對地方的語言、方言非常熟悉，他們提供的語種使用訊息有一定程度的可信度。這個方法不但本文採用，鄭錦全團隊關於語言鑑定已語言使用也只能如此，只是他的精密度到達家戶層次而已。如果要更精密，必須進行語言社會學的調查，但這已經超出語言地理學研究的領域了。

關於語言或方言分類，客家方言及南島語方言的認定比較明確，一般的受訪者都能分辨方言屬性，唯獨閩南語的漳腔、泉腔，一般受訪者概念模糊，至於漳泉的次方言更是沒有概念，這方面的認定只有依靠更精密的方言調查與方言類型學研究，不能信賴受訪者。

網路資源也是本論文重要的參考之一。各地鄉鎮公所的網站，尤其是原住民委員會官方網站提供相當準確的方言分類與分佈的資料，文史工作者的 blog 或個人網站有時也會提供有價值的資料。這些資料都儘量參考，但是無論如何都要配合實地調查印證。

(三) 語言方言的分類

本研究的對象不是語言形式的變異，而是語種的分佈，因此對於語言方言要有清楚的分類。把語言及方言的分類確定下來，才能繪製語言方言的分區地圖。

本文有關南島語的分類主要根據李壬癸的研究，原住民委員會及政大原住民族語教文研究中心的分類²。有關客語的方言分類根據客委會及鍾榮富《台灣客家話導論》(2001)的分類。有關閩南語的方言分類，根據本人的研究。

² 參見李壬癸(1992a; 1992b; 1993; 1995; 1996; 1997; 1999; 2000; 2004a; 2004b; 2005)，林修澈(2006)。詳見「伍、宜蘭縣山地地區的語言、方言分佈」、「陸之四節泰雅族分佈區的形成及其遷徙」以及「陸之五、日語客里謚分佈區的形成介紹」。

三、語言分區地圖的繪製

本文採取語言及方言分區，及部落或社區標示準確位置及使用方言的方法繪製地圖。但語言分佈區的畫定，有三個先天性的難題不好解決：

- (一) 林地、荒地、田地等無人居住之地難以顯示；
- (二) 雜居區語言混雜的情況難以顯示；
- (三) 語言轉換地區，語言並用的情形無法顯示。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的〈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1935)、移川子之藏等(1935)和鍾榮富《台灣客家話導論(2001)》所附的客語分佈圖以點狀顯示分佈狀態可以減少第一個困難，但不能解決其他問題。即使精密如最近鄭錦全(2007)在新竹縣新豐鄉逐戶進行語言使用調查，並以點狀顯示在航照圖上，可以解決第二個難題的一部分，但如為都會區，不同樓層有不同的語言使用，或一戶中有兩種語言的使用，在地圖上也難以顯示。

本文的地圖採取片狀繪製，高山、荒地、田地等無人居住之地都被劃進當地的優勢語言區，並不嘗試解決第一個難題。至於第二個難題，本文附圖中盡量把雜居的情形呈現在地圖上，部落零星的存在特別用符號標示，以解決分區圖以偏概全之病。這個方法延續日治時代語言地圖繪製的精神。

但雜居區複雜的語言分佈，本文採用統計的方法標示，個別的家庭或家庭內語言使用的情況如何；語言轉換地區語言並用的問題屬於社會語言學的領域，不在本文處理範圍內。

關於地圖繪製的工具，必須在此交代一下。我們採用 ArcView GIS 地圖繪製軟體 ArcMap 9.3 版，圖層資料採用勤崴公司村里層電子圖資。但勤崴公司村里層電子地圖精確度很有問題，和我們從全國鄉鎮公所搜集的官方地圖比較，發現有不少錯誤³。本研究不得已的辦法是，當錯誤程度影響到語言、方言分界的準確性時，只好由我們自己修改圖層或用 PhotoShop 進行修改。

³ 我們曾經將所有收集來的官方地圖提供給勤崴公司進行修正，效率不盡理想，錯誤仍然不少。

四、本文處理語種分佈的原則

關於語言區的標示有幾點需要說明：

- (一) 本文的語言方言分區地圖標示的是傳統的、老年的，分佈區可以確定的語言或方言。在這個原則下，華語被看成是一種標準語或共通語，而不是佔有特定地盤的語言。現在整個台灣都籠罩在華語的威脅下，華語強力向下擴張，深入社區、家庭。中北部地區都市的平均使用率都在一半以上。在可見的將來華語可能取代本土語言的地位，成為台灣實質上的本土語言。五十年以後、最遲百年內台灣的語言地圖必然完全變色。這些問題目前暫時歸入語言社會學的研究範疇，不在本研究所調查的範圍內。
- (二) 地圖上標示的語言或方言屬性，以語言佔有率 60%以上為標區標準，分佈區標示的顏色與分類表示其佔有率在 60%以上；30%~60%標示為混雜區；不及 30%以符號標示其存在；人口不及 10%的語言或方言，基本上不特別標示。
- (三) 人口極少數但仍聚庄居住如平埔族、鶴佬客，在優勢語言區內用符號標示其所在位置，不另立特別的語言區。

參、宜蘭縣的民族與語種

宜蘭縣是一個多民族的社區，本區內有三種漢族及漢語，兩種南島語，各有方言，另外還有一種特殊的日語客里謨 (Japanese creole)。說明如下：

一、漢族及漢語

(一) 閩南人及閩南語

宜蘭地區最通行的語言是閩南語。宜蘭地區的閩南人主要分佈在宜蘭平原，其方言屬於漳州腔，是全台灣閩南語方言最單純的地方，保存著最

純粹的漳州音特色。如：「酸」、「軟」、「飯」、「卵」……等《雅俗通十五音》〈禪〉字母的字一般閩南語都已經接受泉音-ng 韻讀，宜蘭縣仍然保存-uinn 讀。這個特色分佈在整個宜蘭縣。不過這個特色在中、青年層開始流失，向普通腔靠攏⁴。

宜蘭的閩南語內部相當一致，不過也有內部差異，以蘭陽溪為界，溪南、溪北略有差異，溪北 -iong，與-iang 不分，都唸成-ing，如「台中」唸成 Tai-ting，「高雄」唸成 Ko-hîng，「將來」唸成 tsing-laî、「從來」也唸成 tsîng-laî，同音。不過溪南的羅東、蘇澳沒有這個特色，和一般的閩南語一樣，沒有混淆⁵。溪北、溪南的差異雖然極微小，這些微小的方言差其實是反映了祖籍人口的比例（詳參本文陸之二節「漳州話優勢區的形成」）。

（二）客家人及客語

本縣蘭陽平原上原有一些客家人分布，以漳州詔安客為主，不過現在幾乎已經全部改說閩南語，變成所謂的「鶴佬客」。今宜蘭縣蘭陽溪上游分布的少數客家人是日治時代末期由西部遷來的二次移民，海陸客及四縣客雜居。

二、南島民族及南島語

宜蘭縣原是 Kavalan（蛤仔難／噶瑪蘭）平埔族的分布區。兩百年前閩南及客家移民入侵之後，平埔族不敵壓迫，紛紛向花蓮、台東遷徙，留

⁴ 宜蘭的漢語雖然是知名的漳州腔大本營，保存了許多漳州腔的方言成分。可是近年來，由於電視傳播以及交通便利的影響，宜蘭人方言接觸的機會大增，宜蘭方言也正急速地向台灣普通腔靠攏。簡佳敏調查發現宜蘭的〈禪〉字母的-uinn 讀和溪北的〈恭〉、〈姜〉兩個字母的-ing 讀特色在青少年層幾乎已經消失而變成普通腔的-ng 讀和-iong 讀，詳參簡佳敏碩士論文《宜蘭縣溪北地區禪、恭、姜字組的語音變化》（2005）所做的社會方言學調查，本文不處理社會方言學的問題。

⁵ 關於宜蘭縣閩南語參見洪惟仁《台灣方言之旅》（1992）的紀錄，又詳參藍清漢《中國語宜蘭方言語彙集》（1980）的描寫。根據筆者最近在漳州的方言調查，宜蘭溪北的-ing 讀類似漳州平和縣方言，大概宜蘭溪北的移民祖籍以漳州平和縣佔優勢。

下的平埔族已被閩南語同化，今已無完整的平埔族部落留存，噶瑪蘭語在宜蘭可以說已經完全消失。

宜蘭現在講南島語的原住民屬泰雅族（Atayal），分佈在本鄉大同鄉和南澳鄉，分 Sqliq 和 Ts'oli' 兩種方言，但其中四季村及樂水村碼崙部落方言比較特殊，與一般的 Ts'oli' 泰雅語顯然不同⁶。本區原有賽德克 Tausa（Toda）方言，現在幾乎消失了。

三、日本語客里謳

日治時代日語是標準語（當時稱為「國語」），並且是台灣漢人及原住民各民族之間的共通語（lingua franca）。

台灣人的日本語依照各人的日語能力有很大的差異性，和日本人溝通時可以說比較標準的日語，但是做為台灣各族人共通語的所謂「台灣日本話」則有濃厚的本土特色。根據簡月真〈共通語として生きる台湾日本語の姿〉（2005）的分析，「台灣日本話」雖然是以標準日語為基調，但是摻入了「西日本方言」以及大量台灣諸語底層語言，特別是閩南語的成分，和標準日語有很大的差異。

一般的台灣人雖然會說日語，不過日語只是一種共通語，而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及南澳鄉的東岳村及花澳村、金洋村部分泰雅族甚至喪失了族語，改用一種具有濃厚底層語言特色的日語為母語，因此可以說是台灣唯一的、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日語客里謳。

這種日語客里謳是日語和泰雅語的詞彙及語法成分的混合，也摻入一些華語詞和閩南語詞。語法上雖以日語為基調，但經過嚴重的簡化、變形。可以說是一種新生的語種（詳參真田信治、簡月真，2008、2009）。2001年原住民母語能力檢定時，宜蘭的日語客里謳以非原住民語言而被排除在外，經過居民的積極爭取，終於以「寒溪泰雅語」的名義被承認為泰雅語

⁶ 四季及碼崙的 Ts'oli' 方言最明顯的特色是把古泰雅語的 *g' 反映為 s，如 barig' → mbes（買），但 *g 反映為 x，如 lubug → lubux，泰雅語其他的方言沒有這種變化。詳參李壬癸《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1996：193-94）。

的一個方言而被納入母語能力檢定範圍。雖然名為「寒溪泰雅語」，從語言學的觀點來看，它應該是一種日語客里謳。我們在實地訪問時，居民也自認其所使用的是「日本話」，泰雅語只能說是它的底層語言。

以下將宜蘭縣的語言分佈分為漢語及南島語兩區，分別敘述各種語言或方言的分佈。

肆、宜蘭縣平原地區的語言、方言分佈

宜蘭縣的漢語有閩南語及客語兩個語種，其分佈的情形參見圖 4-1〈宜蘭縣平原地區的語言分佈圖——溪北部分〉及圖 4-2〈宜蘭縣平原地區的語言分佈圖——溪南部分〉。從圖可見，漳州腔閩南語是宜蘭縣最優勢的語言（參見圖上黃色部分），分佈在整個宜蘭平原的全部及蘇澳鎮的南澳三角洲。除此之外，大同鄉的太平村也是閩南語分佈區，居民是日治時代開發太平山林場留下的工人及其後裔。

宜蘭縣次要的漢語是客家話。宜蘭的早期移民都是漳州客，大部分客家的祖籍是詔安，但現在詔安客幾乎已經完全閩南化。筆者於 1988 年調查礁溪鎮鶴佬客時發現柴圍、三民、番割田等少數村落還有六、七十歲的客家耆老會說幾個詞彙，四、五十歲以下的中年人已經完全不會說客家話了（洪惟仁，1992：189）。二十年後，詔安話可以說完全消失了。據邱彥貴的調查，員山鄉大湖村大湖底有十三個客家家族，但已經完全不會說詔安客話（邱彥貴，2006：125）；只有吳中杰（2009：14-37）在壯圍鄉忠孝村發現了一個會說詔安客話的老太婆。

現在還使用客家話的客家人都是日治初期由新竹、苗栗遷來的二次移民，散佈在員山鄉湖西村的雙連埤；三星鄉的天送埤是客語使用者最集中的地區，大同鄉員山村牛鬥社區、松羅村玉蘭社區及復興村也有少數客家人分佈（參見圖 4 及圖 5 所示客家方言點的分佈⁷）。

⁷ 客家散居在閩南居民之中，除非家戶調查，無法精確標示客家家戶的所在，圖所標示客家語言點只表示該村有使用客家話的客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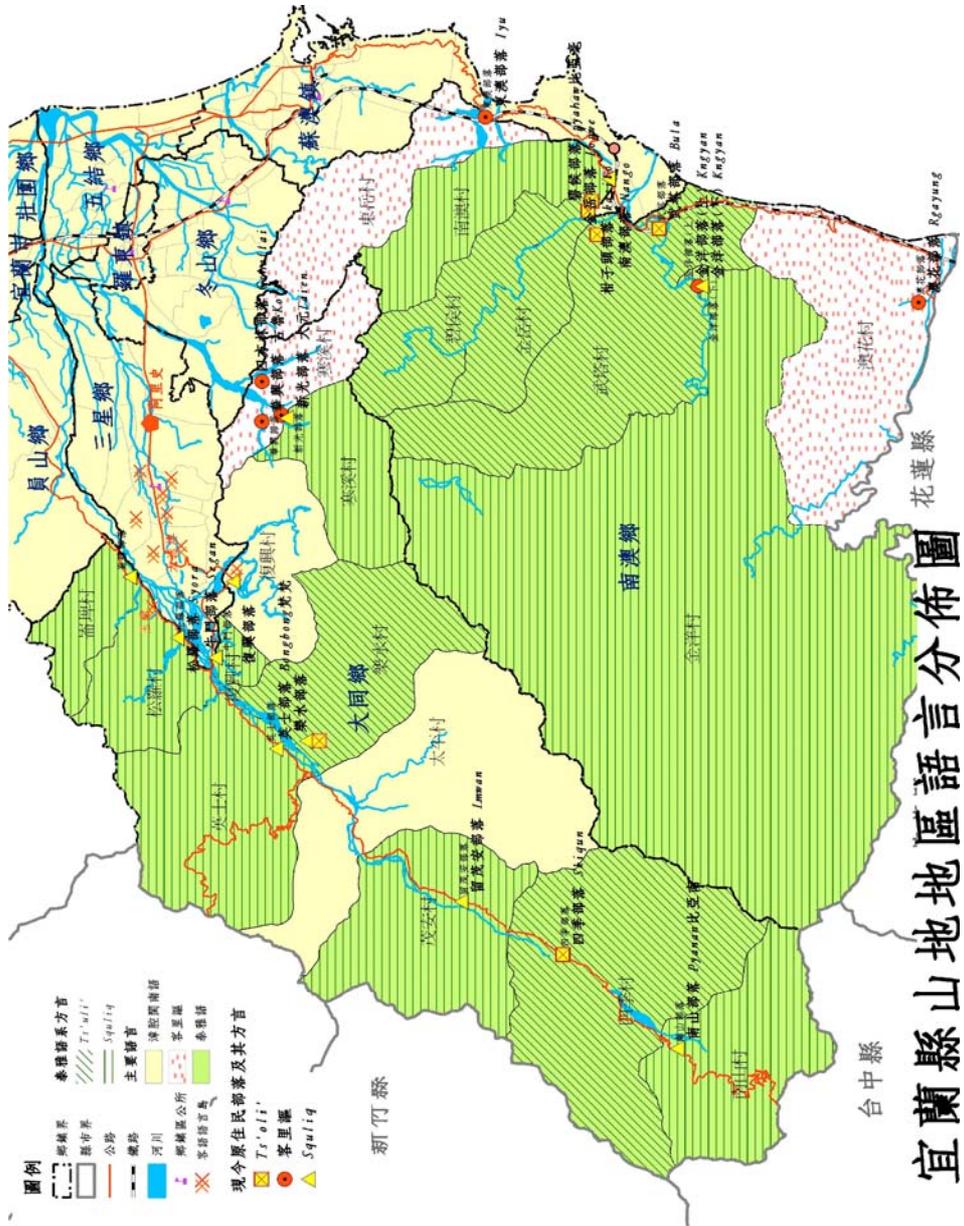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洪惟仁 2005-2009 之調查。

圖 4-1 宜蘭縣平原地區的語言分佈圖——溪北部分



資料來源：洪惟仁 2005-2009 之調查。

圖 4-2 宜蘭縣平原地區的語言分佈圖——溪南部分



資料來源：洪惟仁 2005-2009 之調查。

圖 5 宜蘭縣山地地區的語言分佈

但宜蘭縣二次移民的客語也非常弱勢，即將消失。宜蘭縣政府網站「縣政新聞」有這樣的報導：「本縣客家籍人口如果以廣義上的認定，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然而能開口講出流利的客家語已寥寥無幾，幾乎被閩南化了⁸。」

關於宜蘭的客家分佈有兩個比較科學的調查報告。其一是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楊文山教授主持的兩次「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2004；2008）。根據宜蘭縣的客家認同，楊文山（2004）的資料顯示全國單一認定的台灣客家人佔全台灣人口 12.6%，宜蘭縣只佔 4.1%。2008 年重新調查，增加調查人數，全台灣客家人佔 13.5%，宜蘭縣也只佔 4.2%，兩次的調查結果沒有顯著差異，宜蘭縣算是客家人比例少的縣份。

宜蘭居民，自我認定為客家人的集中在蘭陽平原西部及南部沿線地帶的鄉鎮。客家單一認同較集中的鄉鎮有三星鄉、蘇澳鎮、大同鄉、員山鄉、南澳鄉、宜蘭市等。茲將 2004 及 2008 的調查資料列表如下（單位%）：

	三星	蘇澳	大同	員山	南澳	宜蘭
2004	10.0	8.1	7.6	7.2	5.1	4.8
2008	14.8	2.8	4.5	7.5	13.6	3.3

上述資料中只有 2008 年的調查中三星和南澳的客家人比例超過 10% 以上，但南澳鄉兩個年度的調查數據相差太大，蘇澳、大同、宜蘭的差距也很顯著，正確的數字需要再調查。兩年的調查遙遙領先且數字穩定的是三星鄉，可見三星是客家人在宜蘭縣最集中的鄉鎮，但人口比例也只佔 10~14%。

其次是三星鄉公所委由廖英杰、邱彥貴、廖倫光、周金水（2007）所進行的調查報告。三星鄉的客家人集中在天送埤附近，根據調查村長所知的客家人數，包括西部新移民及鶴佬客，只要可以指認為「客家人」的都

⁸ 引自宜蘭縣政府網站「縣政新聞」〈宜蘭縣 97 年度客語教學成果發表活動暨客家文化美食推廣園遊會〉（2008/11/21）。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1928）的統計漳州客歸入福建漳州籍，客家的確實數字不得而知。這個報導中說「廣義客家」有 20% 只是一種估計，但可能過於高估。

算進來，推估客家的人口比例，最集中的是天送埤所在的天山村 33%，天福村 24.41%，其次是附近的村落，依序為雙賢村 22.15%、義德村 19.28%，月眉村 16.88%，人和村 13.08%，集賢村 12.45%，員山村 10.87%（引自廖英杰、邱彥貴、廖倫光、周金水，2007：97）。大約集中在三星鄉西北部，也就是過去水災最頻繁，宜蘭平原最後開發的地區。

但這幾個村也都沒有過半的比例，即使客家人最集中的天送埤（天山村、天福村），也只在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密度而已。不但如此，以上的比例是經過「資深村長及熟稔村中事務的耆老」指認的客家人，而不是使用客家話的人口。事實上三星的客家人大部分已經不說客語而改以閩南語為母語了。廖英杰、邱彥貴、廖倫光、周金水（2007）的報告指出「……許多在日治時期尚能使用客語的客家人，其後代到了今日有些已經無法使用客語交談。至於清末至十九世紀末移入叭哩沙（按即三星鄉）的漳州客家，則更不容易區辨。」

由此可見，客家話在宜蘭縣是一個相當弱勢的語言⁹。而且大部分的客家人都已經喪失了客語能力，改以閩南語為母語，甚至許多的鶴佬客已經不「自我認定」為客家人了。客語使用者在宜蘭縣只能說是零星的存在，因此在圖 4-1 及圖 4-2 中，客語的分佈只用#標示其散佈的情形。

伍、宜蘭縣山地地區的語言、方言分佈

宜蘭縣的南島語全部屬於泰雅語，泰雅語有兩個方言 Squliq 和 Ts'oli'，分佈在本縣大同鄉和南澳鄉共 11 個村，其中南澳鄉的南澳、碧侯、金岳、武塔四村及大同鄉四季村及樂水村碼崙¹⁰（Mnawyan）共 6 個村以 Ts'oli'

⁹ 雖然在調查的過程中，不少人指出宜蘭客家人很多，甚至有人說天送埤的客家人有 80% 之多，不過經過深入的調查結果，並非如此。

¹⁰ 根據李壬癸（1999：46）的調查與分析，樂水村碼崙（Mnawyan）和四季村同屬於 Ts'oli' 方言，但他認為四季和碼崙的方言最具特色（李壬癸，1999：35）。移川子之藏等（1935：43）雖然把四季歸入 Squliq，但說明四季部落有關原鄉及移民路線的傳說很不一致。推測四季方言的特殊性可能肇因於方言的混合，不是純粹的 Ts'oli' 或 Squliq。

方言佔優勢¹¹，其餘 5 個村以 Squliq 方言佔優勢，兩種方言可謂勢均力敵。參見圖 5〈宜蘭縣山地地區的語言分佈圖〉。

但宜蘭縣的泰雅區內還有一種日語客里謳，分佈在大同鄉的寒溪村低海拔地區，南澳鄉的花澳、東岳二村及金洋村金洋部落博愛巷部分。居民本來是泰雅族或賽德克族，但是因為日治時代受到日語教育，被強迫說日語的結果，如今已經不會說泰雅語而改說日語。但其日語也不是標準的日語，而是一種泰雅語底層影響非常深的日語客里謳，這是就目前所知，唯一的日語客里謳。

這些以日語客里謳為母語的居民，大部分也會說泰雅語及華語或閩南語，不過這些語言是第二語言、第三語言，甚至是第四語言。

大同鄉和南澳鄉雖然是山地鄉，但漢人散佈在各村，主要是經商、經營農場，或公教人員，人口相當多。根據楊文山（2004；2008）的調查，單一自我認定四大族群的比例如下（其中大陸客家歸入客家計算，台灣人或不知道／拒答歸入其他，單位%。左為 2004 年數據，右為 2008 年數據）：

表 1：大同鄉以及南澳鄉的族群分佈

	原住民		閩南		客家		外省		其他	
大同鄉	74.5	33.9	16.1	51.4	7.6	5.3	1.9	8.7	0	0.8
南澳鄉	58.0	43.1	30.7	36.6	5.1	13.6	6.2	3.5	0	3.2

兩次調查的數據相差很大，尤其是閩南和原住民之間。兩個鄉的樣本數，2004 年調查了 103 人，2008 年只調查 13 人，顯然太少，因此 2004 年的數據應該比較可信。不過調查數據顯示南澳鄉的原住民只有 58.0%，比大同鄉的 74.5% 少。這樣的數據與我們調查的印象不合，令人質疑。

¹¹ 根據移川子之藏等（1935）的地圖，Banun（碼崙）和 Torui（東壘）屬於 Squliq 方言，但現在以 Ts'oli' 方言佔優勢。關於四季村已說明如上，關於碼崙，李壬癸（1999：193）說樂水村有三個巷：瑪崙、智腦、東壘，大部分是由 1927 年左右才由四季村遷來的 Mnawyan 人，講 Ts'oli' 方言，少數為 Kbanum（按即前述的 Banun）人，講 Squliq 方言。換言之樂水村的方言原為 Squliq，因為四季村人的遷入而變成 Ts'oli' 優勢。

原住民的人口數有官方確實的統計，應該以官方公告的數據為準。表2採用大同鄉和南澳鄉戶政事務所公告的2004年5月的統計以資對照¹²。

表2：大同鄉以及南澳鄉各村的族群分布

	總人口數	平地 原地民	山地 原住民	原住民 人數	非原住民 人數	原住民 比例	非原住 民比例
茂安村	246	1	231	232	14	94%	6%
四季村	925	1	861	862	63	93%	7%
南山村	798	15	702	717	81	90%	10%
樂水村	408	8	356	364	44	89%	11%
寒溪村	1,033	10	908	918	115	89%	11%
崙埤村	700	10	575	585	115	84%	16%
英士村	411	8	319	327	84	80%	20%
松羅村	756	2	440	442	314	58%	42%
復興村	375	0	93	93	282	25%	75%
太平村	63	0	2	2	61	3%	97%
大同鄉總計	5,715	55	4,487	4,542	1,173	79%	21%
金洋村	623	9	579	588	35	94%	6%
碧候村	1,121	12	1,007	1,019	102	91%	9%
金岳村	531	5	463	468	63	88%	12%
東岳村	582	6	504	510	72	88%	12%
南澳村	1,480	20	1,197	1,217	263	82%	18%
澳花村	971	36	749	785	186	81%	19%
武塔村	568	7	427	434	134	76%	24%
南澳鄉總計	5,876	95	4,926	5,021	855	85%	15%

¹² 大同鄉和南澳鄉兩個戶政事務所公告的資料只統計總人口、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之人數，我們算出非原住民人數及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的人口比例，並按各村族群比例重新排序。

由上面的數據可知，宜蘭山地地區非原住民的入侵人口只在二、三成之間，比起和平鄉的三分之二好得多。楊文山（2004；2008）的調查不能反映實際情況。

如上表所示，漢人比例最多的是大同鄉太平村和復興村。二村漢人聚集的原因是太平山林場及森林鐵道開通，以及發電廠的設置，引進許多漢人進住。太平村全部說閩南語，他們是日治時代開發太平林場的工人的後裔，復興村漢人已經佔四分之三，聚居在清水溪口發展廠所在的大溪；原住民居住在西邊牛鬥巷，其中混居著前述歸化泰雅族的噶瑪蘭人。

大同鄉原來也有不少客家人，集中在這松羅、復興二村，但現在多半已經散去，松羅村只剩 20 戶，復興村剩不到十戶。這些客家人口本文附圖以散居符號標示。

陸、宜蘭縣語言地盤的變動

宜蘭縣今天的語言方言分佈並非自古已然，而是經過幾個時期的演變，分述如下：

一、蘭陽平原南島語的消失

（一）宜蘭平原南島民族的漳州化

在漢人入侵蘭陽平原以前，整個蘭陽平原主要是南島民族的分佈區。但蘭陽平原的平埔族除了噶瑪蘭族（Kavalan）之外還有哆囉美遠、里腦的凱達格蘭族，猴猴族（Qauqaut）以及西部平埔族，這些都是後來才移入的新移民。

李壬癸根據語言的比較證明壯圍鄉社頭哆囉美遠和冬山鄉里腦都是由北部今台北縣遷到宜蘭的凱達格蘭（Ketagalan）語巴賽（Basai）方言，其

原鄉應該在現在貢寮附近¹³。凱達格蘭和噶瑪蘭是兩個很不相同的語言，但哆囉美遠和里腦這兩個部落遷入蘭陽平原之後，因為長期和噶瑪蘭語接觸，受到噶瑪蘭語很大的影響。到了1936年淺井惠倫調查宜蘭噶瑪蘭方言時里腦社的語言已經轉移為噶瑪蘭語，也就是說被噶瑪蘭同化了（李壬癸，2000：72）。

另一個非噶瑪蘭語是猴猴（Qautqaut），李壬癸根據波越重之（1924）的語料，認為猴猴語和其他的南島語都不一樣，是一種很特殊的語言（李壬癸，2000：95）。關於其起源，移川子之藏等（1935：40、91）書中記載著有一種傳說，說他們是小黑人，善弓箭，住石柱茅屋。賽德克人稱其為Mak-qaolin。原居花蓮立霧溪中上游，因為受到後來的太魯閣族的壓迫，才一路沿著海岸遷徙到南澳鄉山地，又被泰雅族壓迫，遷到宜蘭蘇澳，日治時代又遷到蘇澳鎮南澳海邊的浪速¹⁴。但是1897年伊能嘉矩所調查的語料，猴猴和其他的噶瑪蘭語沒有什麼不同。李壬癸推測猴猴大約300年前離開立霧溪，到了十九世紀末時差不多已經被噶瑪蘭語同化了（李壬癸，2000：95）。

由以上的史料看來，在漢人入侵宜蘭以前，蘭陽平原最優勢的語言無疑是噶瑪蘭語了，所有其他的南島語都被噶瑪蘭語所同化。但是十八世紀漢人入侵宜蘭之後，情勢開始轉變。原住民人口不斷減少，1650年荷蘭第

¹³ 根據李壬癸（2000：52）所載〈十七世紀西班牙台灣北部行政區域示意圖〉，Turoboan省在今台北縣東南角的貢寮附近。雖然李壬癸、土田滋都指出（李壬癸，2000：89），這個圖在細部上有許多錯誤，譬如把Saquiraya（撒奇萊亞）也劃入省內，可能不正確；又Turoboan省和Cabaran省各部落的地理位置都排成一直線，與實際相差極遠。不過其相關位置大體上是沒錯的。

¹⁴ 移川子之藏等（1935：40、91）對猴猴族的來源，遷徙原因與遷徙路線有詳細的描寫。有關其來源，書中列舉了5種傳說，有漢族說、平埔族說（指噶瑪蘭族、阿美族），就其體型的描寫有長人說、矮人說。根據李壬癸的比較，以上各種種族都不可能。如就其體型言，是否可以和賽夏族矮人祭傳說中的矮人有關聯，是值得研究的方向。至於由立霧溪北遷的原因，傳說先後受到賽德克族陶賽人及太魯閣人的壓迫，遷到南澳山地又受到泰雅族壓迫，才遷到蘇澳猴猴社，日治時代（1910年）又遷到南澳的浪速。書中並指出，當時在浪速的猴猴族已經漢化，僅記得的少數詞彙也都是噶瑪蘭語。

二回全島戶口調查原住民共 9,670 人，1810 年噶瑪蘭入清版圖時人口 5,540 人，到了日本治台的第二年（1896）只剩 2,143 人（龔宜君，2001：42）。

人口減少的原因，第一是原住民就地被漢化了；有些噶瑪蘭人則不堪壓迫，紛紛遷離蘭陽平原。遷往花蓮、台東的一支，至今尚存，並已於 2002 年被原住民委員會承認為具原住民身份的「噶瑪蘭」族。另一支遷徙到蘭陽溪中游的三星紅柴林以西進行農墾¹⁵，後來漢移民越來越多，這些噶瑪蘭人又就地漢化了。有一個特例是被泰雅族同化的噶瑪蘭族，李壬癸（2000：68）記載了大同鄉復興村牛鬥部落參雜了一些姓偕的噶瑪蘭人，但是因為這些噶瑪蘭後裔在家都說泰雅語，所以都自以為是泰雅族，但是真正的泰雅族人並不認同他們¹⁶。由此可見噶瑪蘭語在宜蘭是完全消失了。

宜蘭被同化的南島民族除了上述三族之外，還有一批西部平埔族。嘉慶九（1804）年，岸里社的潘賢文開始帶領了人數約一千多人，包括今台中縣岸里社、阿里史社、牛罵頭社，彰化縣阿束社、東螺社以及南投縣北投社（在草屯）的西部平埔族，由苗栗縣關西入山，越過雪山山脈，來到宜蘭平原開墾（劉益昌、詹素娟，1996；張炎憲，1996；李壬癸，1996）。這些平埔族入蘭之後，涉入漳泉械鬥失利，部分回去西部，部分留在宜蘭，退居在三星鄉阿里史。現在西部平埔族已經全部被漳州腔閩南語同化，留下三星阿里史，羅東北投、阿里史，蘇澳馬賽等地名是西部平埔族開墾的遺蹟。

圖 6-1 及圖 6-2〈宜蘭平埔部落分佈圖〉顯示的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宜蘭平埔族部落的分佈情況，如圖所示，宜蘭平原地帶的平埔族所使用的原始語言以噶瑪蘭語為絕對優勢，參雜著兩個凱達格蘭語部落、兩個猴猴語部落和幾個西部平埔族部落。

¹⁵ 噶瑪蘭人在三星是有土地所有權的，後來漳州人和客家人紛紛遷入，部分土地出售給漢人，戰後國民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土地完全喪失。現在宜蘭客家人最集中的三星天送埤最早的地主簡天送就是噶瑪蘭人。簡本姓「偕」，訛音為「簡」（根據施添福，1996：56）。

¹⁶ 李壬癸（2000：68）附註這個事實是宜蘭邱水金老師於 1996 年 2 月 4 日在牛鬥時告訴他的。



圖 6-1 宜蘭縣平埔部落分佈圖——溪北部分



圖 6-2 宜蘭縣平埔部落分佈圖——溪南部分

(二) 噶瑪蘭族的南遷

留在宜蘭平原的噶瑪蘭被同化之後大部分人已經不認同自己噶瑪蘭族的身份，自認是噶瑪蘭後裔的人之中頂多只能說幾個噶瑪蘭語單字¹⁷。對於噶瑪蘭人的命運，詹素娟（1999）有一段感性的描述：

宜蘭人的血液、風俗與文化，已經涵融了無法計數的噶瑪蘭特質；只是因為族群史的傳承不明、我族意識的曖昧，宜蘭一地的噶瑪蘭人，既難定義，人數也不易估算。反而遷居花東地區的噶瑪蘭人，雖然大部分和當地漢人、阿美族混居與通婚，但藉由宗教祭儀等傳統文化的保存，卻仍然維持著明確的族群界線。換句話說，宜蘭平原的噶瑪蘭人，係屬隱性的分佈；而東海岸聚落及遷移台北的花東噶瑪蘭後裔，則是顯性的人口與分布。

噶瑪蘭人事實上還存在，語言還未消失，不過散居在各地，比較集中的是以下東海岸花蓮、台東兩個縣的幾個村落，和阿美族人混居。噶瑪蘭人口分佈極為分散，表3所列僅為噶瑪蘭人口數10人以上，其人口佔全村人口1%以上之部落。其分佈情形參見圖7〈噶瑪蘭族在東海岸主要部落分佈圖〉。

由表可見，噶瑪蘭族人口極少而分散，人口最多且最集中的村落是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但人口也只有185人，佔該村人口的24.21%，不過新社村有幾個部落，噶瑪蘭集中在新社村中的新社部落，據吳明義牧師2009年受訪時估計，該部落的噶瑪蘭人和阿美人各佔一半。由此可見，南遷的噶瑪蘭人只能說被善良的阿美族人收容，寄人籬下，沒有任何獨佔的聚落。

¹⁷ 公視記者潘朝成有一次到花蓮豐濱鄉新社部落採訪時遇見親戚才發現自己的噶瑪蘭身份。知道自己是噶瑪蘭族時很震撼，從此改變了人生奮鬥的方向。他在文章說「我們都說閩南語，沒有說過噶瑪蘭話。小時候我問阿媽，阿媽說我們是福佬人。……我爸爸說現在他也只記得『吃飯』、『阿公』、『阿媽』幾個噶瑪蘭語單字而已。」引自Stephane（2007）。



資料來源：李壬癸（1999）、行政院原住民族各族群人口資料（2009）。

圖 7 噶瑪蘭族在東海岸主要部落分佈圖

表3：噶瑪蘭人在花蓮縣、以及台東縣的分佈

縣市	鄉鎮市	村里	村人口 總數	原住民		阿美族		噶瑪蘭族	
				人口數	人口比	人口數	人口比	人口數	人口比
花蓮縣	新城鄉	嘉里村	4,403	1,072	24.35%	584	13.26%	75	1.70%
花蓮縣	豐濱鄉	港口村	931	793	85.18%	743	79.81%	16	1.72%
花蓮縣	豐濱鄉	新社村	764	679	88.87%	444	58.12%	185	24.21%
花蓮縣	豐濱鄉	豐濱村	2,246	1,674	74.53%	1,453	64.69%	128	5.70%
花蓮縣	豐濱鄉	磯崎村	366	304	83.06%	181	49.45%	14	3.83%
臺東縣	長濱鄉	樟原村	848	582	68.63%	455	53.66%	77	9.08%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人口統計資料（2009年7月）。

二、漳州話優勢區的形成

漢人入蘭始自嘉慶元（1796）年9月16日吳沙率漳泉流民1,200人，鄉勇二百多人，以及通噶瑪蘭語者二十三人，從烏石港南端開闢頭圍（今頭城）入蘭，經過一場與噶瑪蘭族的戰役之後，逐步向南推進。

噶瑪蘭人是漁獵民族，分佈在宜蘭平原近海溪畔，大約是今鐵路以東地帶；二百年前，泰雅族才開始由南投向北遷徙，還沒有到宜蘭縣，直至清代末年泰雅族的部落都還在蘭陽溪、大濁水溪（今改名和平溪）上游的深山中，因此蘭陽平原靠山的部分，大約今鐵路以西的地帶就成了一片未開發的處女地。吳沙帶領的漳州人就選定了泰雅人與噶瑪蘭人之間的空白地帶進入平原，次第闢築了二圍（二城，1797年）、三圍（三民村，1798年），四圍（吳沙村，1799年）等地。嘉慶十五年（1810年）正式收入清朝版圖時，西勢（溪北）已完全掌握在漢人手中。到了道光年間漢人近山一帶都開發完了，就開始向近海的平埔族原始領域擴張，光緒元年（1875）噶瑪蘭改廳設縣，整個宜蘭平原已經完全被漢人開發。到了1893年的統計漢人數已達114,095人，百年間漢人人口增加了95倍（龔宜君，2001：35-43）

隨吳沙入蘭的大部分是漳籍人口，但是除了漳州人之外也有少數的泉州人，漳州人之中也有少數客家人。根據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1926 年調查，1928 年發行），宜蘭各籍人口整理如表 4（原表以「百人」為單位，二位數以下不計，下表改為以「人」為單位，二位數以下人口以 0 計）：

表 4：日治時期宜蘭各籍人口

	漳州府	泉州府	汀州府	龍巖州	福州府	興化府	廣東省
宜蘭郡	82,400	1,400	100	100	300	100	200
羅東郡	47,600	1,200	800	300	0	0	800
蘇澳郡	3,100	2,100	0	100	3,400	100	500
合計	133,100	4,700	900	500	3,700	200	1,500
百分比	92.05%	3.25%	0.62%	0.35%	2.56%	0.14%	1.04%

由表 4 可知，宜蘭縣人口以漳州籍人佔絕對優勢（92.05%），其次為泉州籍（3.25%），其他籍貫的人口，除蘇澳郡有 2.56% 的福州府人之外，頂多只有數百人，可謂微不足道。

至於漳泉的比例，由北而南，泉州人越往南越多，蘇澳郡人口的泉漳之比約二比三，泉漳人口比例的差異也可能是造成溪南、溪北口音差異的原因。雖然如此，漳州人仍然多於泉州人。除了蘇澳郡之外，漳泉比例非常懸殊，可見漳州腔在宜蘭的優勢是人口競爭力的必然結果。不但泉州腔不敵漳州腔，所有其他方言都掩沒在宜蘭漳州腔閩南語之中。

三、宜蘭客家話的萎縮

宜蘭的客家人分為兩批，第一批是清代跟漳州閩南人移入的閩籍客家；第二批是日治時期由西部桃竹苗客語區移入的二次移民，大部分是粵籍客家。漳州客在宜蘭幾乎已經完全閩南化，變成所謂「鶴佬客」；粵籍客家至今還有人使用客語，但也在沒落中。

因為自清代至日治時代，漳州客都被歸類在漳州籍之中，漳州客的人數與分佈已經不可考。前引 1928 發行的《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資料只分祖籍，看不出是閩南或客家。漳州客大概早就融入漳州閩南人之中，變成「鶴佬客」。宜蘭的鶴佬客主要集中在溪南，尤其是冬山鄉，這是因為 1809 年泉漳械鬥，粵人和泉州人組成聯合陣線，結果戰輸了，這些粵籍人被分配到溪南地區的邊緣。邱彥貴（2005）認為溪南的客庄有羅東北成的客人城、其地興安宮供奉三山國王，應該是潮州饒平客；冬山鄉冬山村原為清代潮州饒平客墾區，本來應該說饒平客話；廣興村阿兼城及太和村十三分庄為惠州人范阿兼所開墾，應該講海陸客話；冬山鄉珍珠村珍珠美簡原為客家人墾區，丸山村嘉應州鎮平縣人黃仁壽所開墾，大概本來講四縣話；大興村本村「火燒城」庄為粵東陳振福等客家人所開墾¹⁸……。除此之外，應該都是漳州客家。這批客家移民現在都講宜蘭的漳腔閩南語，大部分都不認同自己是客家人了。

根據吳中杰（2009）的研究，宜蘭漳州客語的消失大概在日治時代末期。現在僅殘存幾個庄的老人會說不完整的詔安客話，如蚵仔埤黃姓老人只記得幾個稱謂，礁溪十六結九十幾歲的老人記得五十幾個詞彙。壯圍鄉忠孝村壯六的姓游仔底游林魁女士還能說相當完整的詔安話，算是特例¹⁹。

至於二次移民的新客家，主要是日治初期日本人經營樟腦業，鼓勵在淺山地帶伐樟製腦，接著 1919 年開始建設天送埤發電廠，由西部新竹、苗栗遷來宜蘭三星地區。因為客家人口勢力單薄，經過將近一個世紀，大部分的客家人改說宜蘭的漳州腔閩南語，步上第一次客家移民的後塵變成新的「鶴佬客²⁰」（現在客家話使用情形參見本文「肆、宜蘭縣的漢語區語言、方言分佈」有關客家話的敘述）。

¹⁸ 廣東饒平、惠州有客家人也有閩南人，粵籍不同於客家人，但邱文所舉惠州人范阿兼，從姓氏判斷，應該是客家。

¹⁹ 邱彥貴（2006a：128-54）主編的《發現客家——宜蘭地區客家移民的研究》第四章〈宜蘭詔安客家話——以壯圍壯六游家為例〉為吳中杰所寫，其描寫最詳細，敬請參考。又詳參吳中杰《台灣客家語言與移民淵源關係研究》（2009）第二章。

²⁰ 關於客家在宜蘭的歷史詳參邱彥貴 2005、2006 的調查報告。

四、泰雅族分佈區的形成及其遷徙

宜蘭的泰雅族原居今仁愛鄉。大約兩百年前才紛紛越過思源埡口，沿蘭陽溪而下，進入大同鄉，然後越過中央山脈進入南澳鄉（參見移川子之藏等，1935；馬淵東一，1954；李壬癸，1996、1999）。

大同鄉的泰雅族以 Squliq 方言佔優勢，南澳鄉以 Ts'oli' 為多。由整個泰雅語方言的分佈狀態來看，Ts'oli' 分佈在五峰西部、泰安鄉、仁愛鄉北部山地以及南澳鄉、大同鄉的四季村，相當於泰雅語分佈區的邊緣地帶，而中心地帶及北部的尖石、烏來則是 Squliq 的分佈區。分佈大勢是 Squliq 被 Ts'oli' 所包圍。

李壬癸據此分佈狀態，從語言地理學的立場推斷 Ts'oli' 人北遷比 Squliq 人早，李壬癸（1997：94）指出：「……泰雅語群最分歧的區域集中在南投縣仁愛鄉。……可以推測，這個語群最先在仁愛鄉內開始分化與擴散。這個推測正好和本族人的傳說：起源於仁愛鄉發祥村（舊稱瑞岩）一致²¹。」又說：「大約十八世紀中葉，泰雅族從現代分佈的西南端（今南投縣仁愛鄉境內）一波一波地向北和向東遷徙。……向北擴散的泰雅再進一步分裂為澤敖列和賽考力克，前者遷徙的時代較早，而且大都分布在邊緣地區，而後者的遷移是相當晚近的事，其地理分佈最廣」（李壬癸，1999：35）。遷入宜蘭的時間，大約 1754 年左右 Ts'oli' 人先遷入；大約 1820 至 1850 年 Squliq 人才遷入（李壬癸，1996：192）。

此一推論符合柳田國男的「方言周圈論」（見柳田國男，1930；又參見柴田武，1969：27-36），其理論主張「古語殘存於邊境」。柳田假定有三個連續的聚落排列成這樣的順序：

A — B — C

如果其方言成這樣的分佈狀態：

a — b — a

可以推論本來的狀態應該是連續的：

a — a — a

²¹ 請參見馬淵東一（1954）。

B 聚落的 b 方言是後來插入的新變體。

柳田國男這個理論相當於現代語言地理學所謂「連續性」理論，就是說，任何的語言分佈的正常狀態都具有連續性（continuity），是因新變體的入侵才破壞了連續性。反過來說，呈不連續狀態的中央部分語言可能是新的變體，而周邊的是舊的變體²²。

由上所述，我們認為李壬癸的推論應該是合理的，但這也不是說 Ts'oli' 方言比 Squliq 更古老²³。

南澳鄉除泰雅族之外，還有幾個零星的賽德克 Toda 方言，Toda 古音 Tauda，但在東賽德克訛為 Tausa（參見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1935）的紀錄），漢字或譯作「陶賽」，清代文獻據閩南語音譯為「斗史」（Táu-sái）。根據移川子之藏等（1935）的地圖，宜蘭南澳有幾個 Tausa 部落，分佈在南澳鄉澳花村大濁水溪河口的 Pegayun 部落、上游的 Ngongo 部落附近，及大同鄉寒溪村的四方林 Qaa Butal 部落。從圖 8〈宜蘭縣原住民部落原址及其遷徙路線圖〉看來，Tausa 方言分佈的位置比 Ts'oli' 方言更邊緣，運用柳田國男的「方言周圈論」來看，Tausa 方言向南澳擴散可能更早，但事實上可能並非如此。

據馬淵東一（1954）和廖守臣（1977），Tausa 族原居立霧溪上游的陶賽溪岸，因太魯閣壓迫，1914 年之前一部分人遷到南澳和平溪上游，建立 Moyau, Bobo-kaikai 兩社，與南澳番混居。最後因日人勸誘才遷到的澳花、金洋、南澳、四方林（見圖 8 黑色圓點部分）。看來其遷徙到南澳的時間不會早於 Ts'oli' 人。

²² 日本學界把柳田國男的「方言周圈論」看成是日本方言地理的理論貢獻，不過 Bloomfield 的 *Language*（1933）一書的第十八章討論了巴爾幹半島斯拉夫語和匈牙利語的插入破壞了拉丁語的分佈連續性，第十九章討論了荷蘭德語「鼠」和「屋」的變體分佈時指出邊緣地帶保存較古老的形式（單元音[u:]或[y:]），而中心地帶被新的流行（雙元音[øɥ]）所取代。這些論述雖然沒有「方言周圈論」的術語，不過所見是一樣的。

²³ 這裏所謂的「新變體」（new variation）可以指新形式（new form）或新語種（new variety）包括語言（language）或方言（dialect），但所謂「新」可能指創新的新變體，也可能是入侵的新變體。新入侵的變體可能是創新的變體，但也可能是較古老的變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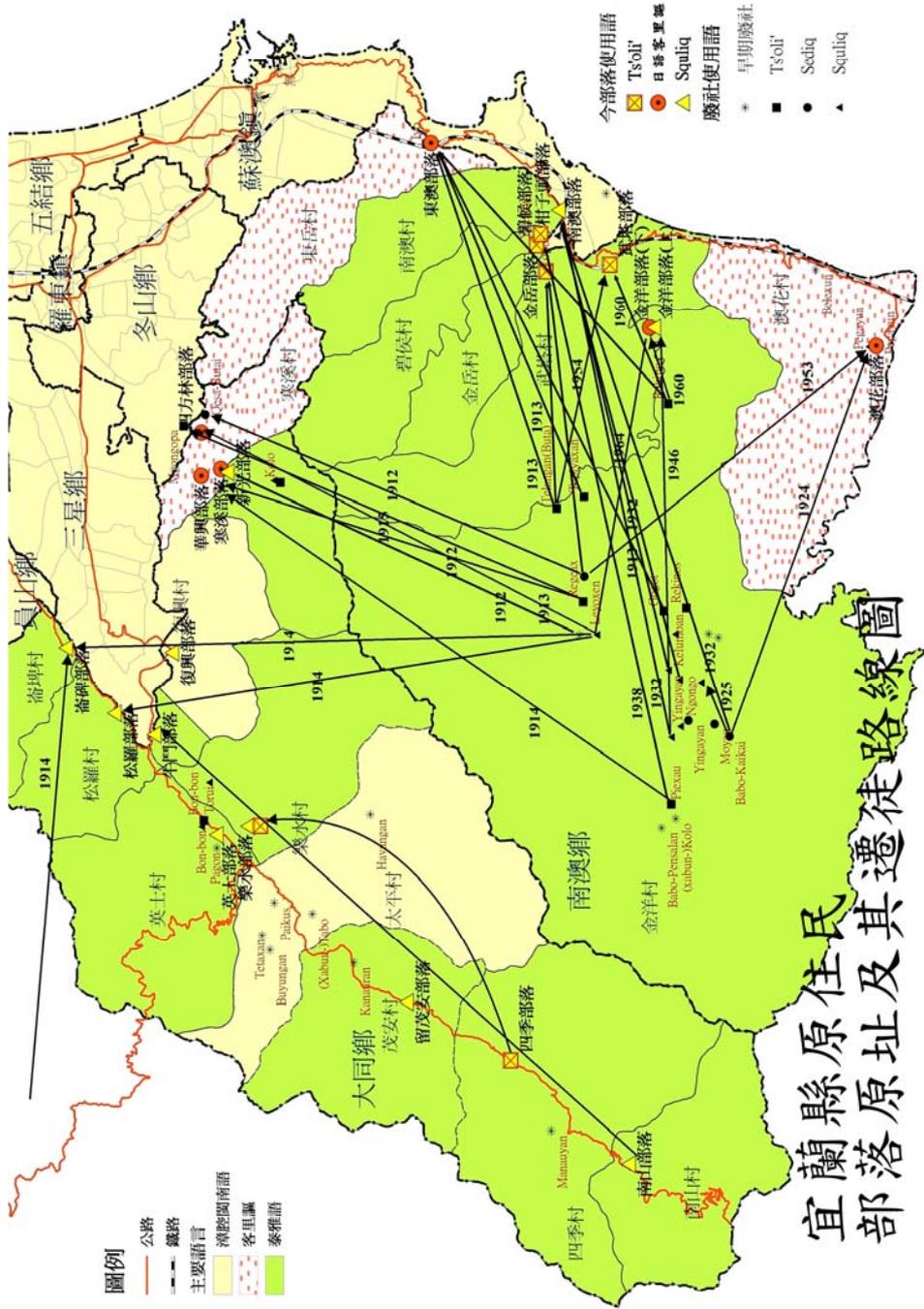


圖 8 宜蘭縣原住民部落原址及其遷徙路線圖

宜蘭縣原住民早期的遷徙是泰雅族自主性的擴張，清代基本上放任自然，但是日治之後，基於樟腦與原始森林開發，先是以撫綏政策，消極防避「蕃害」，但是蕃害頻仍，明治三十六年（1903）起轉趨強硬，開始「討蕃」，設置隘勇線與鐵絲網，步步進逼，並以封鎖食鹽、砲擊部落、收繳銃枝等強力手段，逼使泰雅族紛紛歸順。明治四十五年（1912）起開始積極勸誘泰雅族由高山地帶遷到淺山、近山地帶建立新部落。這個政策持續進行，直至民國以後仍然陸續遷徙，以至南澳鄉的深山部落全部遷到淺山地帶。圖 8〈宜蘭縣原住民部落原址及其遷徙路線圖〉的遷徙路線是根據南澳鄉公所編《南澳鄉簡史》（2002）重繪而成。

五、日語客里謳分佈區的形成

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及南澳鄉的東岳村及花澳村分佈著台灣唯一的日本語客里謳語，這是日治時代強力實施「國語」教育，日語成爲高山各民族之間的共通語，宜蘭縣部分泰雅族甚至喪失了族語，改以日語爲母語。

真田信治、簡月真合著〈再び台湾——日本語ベースのクレオール〉（2008；2009）對宜蘭日語客里謳的使用情形有詳細的觀察與描寫。根據這個描寫，日語 creloe 形成於日治時代受日語教育的原住民，然後傳給現在已經是中、老年的下一代，取代了傳統的族語。日語客里謳最通行的年齡層是 30 至 69 歲的中、老年層，70 歲以上還會說族語，69 歲以下多半不會說了，59 歲以下開始客里謳、華語並用，29 歲以下則轉移爲以華語爲主要語言。在不到一世紀之間，由族語→日語→華語不斷轉換，語言轉移（language shift）速度之快令人稱奇。

爲什麼只有這三個村會變成日語客里謳，可能因爲這個地區是賽德克 Tausa 方言和泰雅語各方言的混雜地，賽德克語和泰雅語本來就有溝通上的困難，人口又處於弱勢，日語是當時的「國語」，事實上已經成爲台灣各族人的共通語（lingua franca），和外界溝通以日語爲方便，因此比較能夠接受日語，進而放棄了自己的母語。

混居的情形從圖 8 可以看得出來，宜蘭的 Tausa（圓形圖案所示）分佈在寒溪村的四方林、花澳村及舊金洋（今遷至現在金洋村的博愛巷）。現在金洋博愛巷本來的方言就很複雜，除 Tausa 之外，李壬癸（1996：196）所訪問的屬於 Ts'oli'；寒溪除了四方林的 Tausa 之外，Kolo 是 Ts'oli'，四方林附近今冬山鄉境內已經廢社的小南澳也是 Ts'oli'，而其西邊是 Sqiliq 分佈區，方言十分複雜²⁴。由此可見日語是 Tausa、Ts'oli'、Sqiliq 三種方言混居所使用的 *lingua franca*，泰雅族用摻入大量泰雅語成分的混合語形成一種 pidgin，日久固定下來，變成當地人的母語，形成一種日語客里謳。因為 Tausa 都轉移說日語客里謳，現在宜蘭已經很難找到說 Tausa 方言的人了。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日語客里謳形成於日治時代，戰後遷入區內的不說日語客里謳。譬如寒溪村較高地的新光部落是戰後才遷入的，雖然緊鄰寒溪部落，但是不說日語客里謳；金洋村說日語客里謳的也只限於博愛巷的居民，戰後遷入的仍然說 Sqiliq 泰雅語。

柒、結論

本文根據田野調查的結果，利用 ArcView GIS 軟體 ArcMap 9.3 及勤崙地圖村里圖層繪製宜蘭縣語言方言分佈地圖。

宜蘭縣的語言分佈大體上可以說平原地帶以漳州腔閩南語為絕對優勢，是台灣保存漳州腔閩南語最完整的地區。區內也有客家人，不過客語大部分被漳州話同化，變成「鶴佬客」。現在會講客家話的是由西部遷來的二次移民，零星分佈在三星鄉的天送埤及附近的幾個聚落，其客語也嚴重流失，幾近消失，變成第二批的「鶴佬客」。

²⁴ 真田信治、簡月真（2009：81）也有相同的看法，論文說：「我們認為溝通上的多語狀況（尤其是以泰雅語為母語者及以賽德克為母語者的混居）和日語客里謳的形成有很大的關係。」不過圖 6 所示東澳部落講 Ts'oli'，並非混居區，其日語客里謳形成的原因尚需要進一步追究。

隨漳州人入蘭的也有少數泉州人。泉州話對宜蘭話的影響很少，只能看出溪南和溪北閩南語些微的方言差。

宜蘭的原住民主要是 Kavalan 族，也有少數的凱達格蘭族、猴猴族，後來被噶瑪蘭族同化了。另外還有一些西部平埔族，居住在平原南緣，但漳州人入侵之後，Kavalan 人不堪壓迫紛紛向花東地區遷移，留下的 Kavalan 人和西部平埔族一起完全閩南化。

宜蘭縣山地的大同鄉及南澳鄉以泰雅語為優勢。泰雅語分為 Ts'oli' 及 Squliq 兩種方言。南澳鄉的南澳、碧侯、金岳、武塔四村及大同鄉四季村、樂水村共 6 個村以 Ts'oli' 方言佔優勢，其餘 5 個村以 Squliq 方言佔優勢，兩種方言可謂勢均力敵。

但泰雅族的優勢純粹是因為二百年前泰雅族由南投原鄉北遷到此時，宜蘭的山地是無人之地。但除了泰雅族移民之外還有少數的賽德克移民，分佈在邊緣地帶的澳花、東岳、寒溪三個村和泰雅族混居，因為語言複雜，為了溝通的需要改說當時的國語而日語化，現在講日語客里謳。

總之，宜蘭縣語言分佈的現狀是近二百多年來激烈的語言戰爭和方言競爭的結果。優勢的漳州話和泰雅語分別割據了宜蘭縣的平原和山地。

戰後新品種的「國語」（華語）隨之入侵宜蘭，再次對宜蘭的語言產生巨大影響，宜蘭的漳州話也正快速地向台灣普通腔閩南語靠攏。這種情形還在進行中，其結果如何留待以後研究，本文暫時把華語和普通腔閩南語都當作共通語（lingua franca），不列入討論之列。

參考文獻

- Bloomfield. 1962 (1933). *Languag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Stephane. 2007. 〈走向噶瑪蘭族群認同之路〉 (<http://www.stephane.idv.tw/index.php/home/article/117>) (2010/6/4)。
- 小川尚義。1907。《日臺大辭典》。台北：台灣總督府。
-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9。〈行政院原住民人口統計資料【98年】07月〉 (http://www.apc.gov.tw/main/docDetail/detail_TCA.jsp?isSearch=&docid=PA000000003350&cateID=A000297&linkSelf=161&linkRoot=4&linkParent=49&url=) (2010/6/4)。
- 吳中杰。2009。《台灣客家語言與移民淵源關係研究》。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 李壬癸。1992a。〈台灣平埔族的種類及其相互關係〉《台灣風物》42卷，1期，頁211-38。
- 李壬癸。1992b。〈台灣南島民族的遷移歷史——從語言資料及現象所作的探討〉《台灣史研究通訊》22期，頁22-23。
- 李壬癸。1993。〈台灣南島語言的分佈和民族的遷移〉收於曹逢甫、蔡美慧（編）《第一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頁1-16。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李壬癸。1995。〈台灣北部平埔族的種類及其互動關係〉收於潘英海、詹素娟（編）《平埔研究論文集》頁21-40。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李壬癸。1996。《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 李壬癸。1997。《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台北：常民文化事業。
- 李壬癸。1999。《台灣原住民史——語言篇》。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李壬癸。2000。《台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三版）。台北：常民文化事業。
- 李壬癸。2004a。〈台灣語言學先驅——小川尚義教授〉《國語日報：書和人》1004期。
- 李壬癸。2004b。〈台灣南島民族遷移圖〉（單張）。台北：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繪製。
- 李壬癸。2005。〈台灣言語學的先驅者小川尚義教授〉收於三尾裕子、豐島正之（編）《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台灣資料研究》頁282-87。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研究所。
- 林修澈（編）。2006。《族語紮根——四十語教材編輯的四年過程》。台北：政治大學原住民語言教育文化研究中心。
- 波越重之。1924。〈領台前噶瑪蘭の蕃務〉《台灣時報》4月，頁66-92。

- 邱彥貴。2005。〈宜蘭客家研究綜論〉《宜蘭文獻雜誌》71-72期，頁59-90。
- 邱彥貴。2006a。《發現客家——宜蘭地區客家移民的研究》。台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 邱彥貴。2006b。《宜蘭地區客家移民的研究(附篇)》。台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 南澳鄉公所。2002。《南澳鄉簡史》。南澳：南澳鄉公所。
- 施添福。1996。〈宜蘭的聚落發展及實查〉《宜蘭文獻雜誌》22期，頁38-56。
- 柳田國男。1930。《蝸牛考》。東京：刀江書院。
- 洪惟仁。1992。〈台灣漢語方言之分佈及諸語言之競爭力分析〉收於洪惟仁(編)《台灣方言之旅》頁67-107。台北：前衛出版社。
- 洪惟仁。1992。《台灣方言之旅》，台北：前衛出版社。
- 洪惟仁。2009。〈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台灣語文研究》3期，頁239-309。
- 柴田武。1969。《言語地理学の方法》。東京：筑摩書房。
- 真田信治、簡月真。2008。〈台湾の日本語クレオール〉《言語》37卷，6期，頁94-99。
- 真田信治、簡月真。2009。〈再び台湾—日本語ベースのクレオール〉，收於真田信治(編)《越境した日本語—話者の「語り」から—》頁98-116。東京：和泉書院。
- 馬淵東一。1954。〈高砂族の移動及び分布〉《民族學研究》18卷，4期，頁23-72。
- 張炎憲。1996。〈宜蘭縣史綜論〉《宜蘭文獻雜誌》22期，頁3-9。
- 楊文山。2004。〈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報告。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楊文山。2008。〈97年度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報告。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詹素娟。1999。〈永不磨滅的尊嚴與記憶——推薦序〉收於木枝·籠爻(潘朝成)(編)《永不磨滅的尊嚴與記憶》。台北：原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廖守臣。1977a。〈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佈〉(上)《民族學研究所集刊》44期，頁61-206。
- 廖守臣。1977b。〈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佈〉(下)《民族學研究所集刊》45期，頁81-212。
- 廖英杰、邱彥貴、廖倫光、周金水。2007。《三星客家紀行》。三星，宜蘭：三星鄉公所。
-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1935。《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二冊)。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

- 臺北帝國大學言語研究室（小川尙義、淺井惠倫）。1935。《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説集》。東京：刀江書院。
- 臺灣總督官房調査課。1928。《臺灣在籍漢民族郷貫別調査》。台北：台灣時報發行所。
- 劉益昌、詹素娟。1996。〈噶瑪蘭的過去與未來〉《宜蘭文獻雜誌》22期，頁32-37。
- 鍾榮富。2001。《台灣客家話導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簡月真。2005。〈共通語として生きる台湾日本語の姿〉《国文学解釈と鑑賞》70卷，1期，頁197-210。
- 簡佳敏。2005。《宜蘭縣溪北地區禪、恭、姜字組的語音變化》碩士論文。新竹：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
- 藍清漢。1980。《中國語宜蘭方言語彙集》。東京：國立共同利用所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龔宜君。2001。《宜蘭縣人口與社會變遷》。宜蘭：宜蘭縣政府。
- 鄭錦全。2007。〈「閩南語典藏——歷史語言與分布變遷資料庫」成果報告〉，未刊。
- 鄭錦全。2008。〈台灣數位典藏地理資訊在學術研究與資料生產之探討——從數位典藏語言地理分布談起〉《數位典藏地理資訊(Digital Archives GIScience)》頁23-35。台北：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Distribution of Linguistic Varieties and Change of Linguistic Territories in Yilan, Taiwan

Ang Uij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presenting various kinds of linguistic varieties in Yilan, Taiwan. The linguistic maps showing the current distribution of linguistic varieties that appear as appendices are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that the present author conducted from 2005 to 2009 AD as well as the result of recently published field works. They represent the speech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I-lan speaker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race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 competition and change of linguistic territories for the purpose of furnishing historic explanation of the motivation of linguistic distribution.

Keywords: geolinguistics, distribution of linguistic varieties, change of linguistic territories, Yilan